

魏
書

第
二
函
八
冊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闕駟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
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
難敗爲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
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
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麈
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久
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
免久乃見許性好墳素北齊本
改作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
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氏

氏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溫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合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乂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大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

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脩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竝坐貪暴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守大夫出爲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眾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垓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

王僧炳頓南安竝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眾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逕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眾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眾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郟城二百里閒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郟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

官廷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荆又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

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關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

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

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

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奸詐無行忌背恩義懸

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

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

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亾以穆託領軍元義以穆爲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竝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竝早

亾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尠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旣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敘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遠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亾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

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眾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值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闈排疎賓直途旣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鮓眇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鮓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滄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

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
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邊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
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
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
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
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牝牛弊韋袴褶而已作
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
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
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
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
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

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備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江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以物值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亾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

天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于墓次卽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亾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察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察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

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
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
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
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
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諡曰
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
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
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

州勃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監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
儒者之風博綜羣言馨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
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逸用經敘彝倫匡
父維子彌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
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
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遷桀起
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姒殫喪以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
前恬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瘡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
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敷龍
盤應德隋虵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
子桓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

離龔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錄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
幽荒臣懷熒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
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臥
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
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
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
朝比公私理異誚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
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
宜循愛敬旣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
榛蒼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鬼弑恒嶺滉漾滄溟山
挺其和水燿其精啟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眾彥偉邁羣英其一於
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翫易體復戢翼

九皋聲溢宇宙

其二

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

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

其三

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

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訓詁明發虛擬廣闊四門披延髦士

其四

爾應

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疑

割典無滯泮

其五

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邈夫

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

其六

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

竇穢美新遷以陵腐豈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

其七

尹佚謨

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篤我遐武勿謂古今

建規易矩

其八

自昔索居沈淪西藩風馬旣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

閭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

其九

詔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

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卽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

其十

履霜悼遷

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

顏落蓓其一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

覲良閣止伊余虬光四鱗曲水其二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

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啟得敘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

已足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

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

而來喻褻飾有過其分旣承雅贈卽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

則難訓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

且表以心幸恕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

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啟基郢城振彩涼區其一吾生朗

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備

響駭華戎其二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

恬心初素潛思淵淳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耀紫宸

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粵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櫟散

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

益天暉其五明升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

失淵潛其六既慙朱闕亦愧閭閻其六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

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遠思古賢內

尋諸己仰謝巨明長指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

恬止其八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

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克涼吾生

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其十仁乏田蘇量非

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願千載曠遊遺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

悟其十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

亦弊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十二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勿頸義

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瓚暮瓚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

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
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
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敦
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
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
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
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道衰陵瀆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壘
狗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眞宰榛棘誰揃其一於皇我后重明襲煥
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麋採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
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袂氛末廓鳳
戢崐丘龍潛玄漠其三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
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

鹿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間

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

繁音和此清調

其詢

下曰文辯訐曰明化由禮洽政以寬成勉崇

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

其浩

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

琰之李神儁一時名士竝稱美之

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倬有名於西土父玟爲一時秀士官至

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

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

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

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

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

家甚貧弊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
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
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
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
志肅然日向閭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
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爲
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
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
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
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
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

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寶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
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竝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
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
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
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與爲助教竝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祖
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
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
涼州西四百里非本或作悲亦作匪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亾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竝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爲城民歸仁有二

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晒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
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
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
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昉著業涼
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
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
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
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昉德冠前世蔚
爲儒宗太保啟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

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

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祚拜爲著作郎後以歷效有績出爲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鐸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四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摺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儔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昫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昫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

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眾篇遂撰比
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
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諡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
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
能抑掠爲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
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
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
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

啟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秘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爲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爲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旣聞余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爲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沈正爲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

其軍主善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僑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爲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冲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

軍荊州刺史柏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傅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眞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眞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白梃并請駱駝世祖明日

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其治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哉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士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情馬猶如君之情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其知思答曰緣其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

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
獲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開路甚多使命日夕往
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
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
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
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啟聞爲難孝伯曰
周公握髮吐餉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餉不爲隣國之人也
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
曰昨見眾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
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
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丸槍落在激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
張竝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合反豈復苟留一

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氊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駿鹽臭鹽馬齒鹽四種竝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閒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土人何爲著屨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閒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

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
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
接手崔邪利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
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
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
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水向合玄謨
量宜反旆未爲失算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
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眾無三旅
始濟翻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
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
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

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竝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
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稽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
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
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
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
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
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眾軍直造瓜步南
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
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
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
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
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三王面縛

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啟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贖謂之

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曠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有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纒綵侍從廟算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

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
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
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沖年纂運未及追敘臣行舛百靈
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
亾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勲書王府
同之常倫爵封塹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
原公元大曹等竝以勲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
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勲著於中
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
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瞻
流顧侶存亾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亾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
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與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僞
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
至於張暢傳中略敘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
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
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龔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
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
率眾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
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
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
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
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諡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雋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曠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亾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亾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

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
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饑流散
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
參致治之本并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
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
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
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
旣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
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
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
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
繁多之役作欲合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

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
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
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
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
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
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
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
生民前刺史薛道擿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擿軍遂爲
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
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
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
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

水公主生二子諡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
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
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
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
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
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旣
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
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
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
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
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

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叡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亢然不免遷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盜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啟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啟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

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倣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
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
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
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謚字永和在逸士傳

謚弟郁字永穆好學沈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
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
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
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
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

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
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
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
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
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于士謙儀同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
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沖沈雅有大量隨
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
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馬顯祖末爲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
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
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

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
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
中書令鄭義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
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
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
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
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
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
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
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旣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
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
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

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
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冲爲文明太后所幸恩
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
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
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
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
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
又糾佐贓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冲寵貴
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撫之
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
不坐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冲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
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

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
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
名高祖常謂冲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
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
不訪決焉冲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
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
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
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
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
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冲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
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
代層臺廣厦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

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
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
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
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
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
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
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
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
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冲器懷淵博
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
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大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冲輔
國大將軍統眾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啟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
謀廟算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
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實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
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忘軀盡命效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土馬
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
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
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
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
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
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
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
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

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竝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眾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遷卽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

高祖初謀南遷恐眾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協定羣情外名南
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
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
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
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王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
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
沖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
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
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
人擬戍南鄭尅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
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
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
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
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
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
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
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
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
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
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
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
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
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

令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淇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鬪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

之豎兼兇竈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
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
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
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
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其君臣各盡所見不得
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
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
始遷眾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
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
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眾
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
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尅捷三君子竝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
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醮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
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忻
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
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
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含得預此醮
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
元拔穆泰罪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
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
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
薄旣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
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

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不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於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於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

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凡案盈積劊厠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鬢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其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冲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之後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竝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旣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憂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悻言語亂錯猶扼

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與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瀝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旣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卹嶺旋鑿覆舟躬睇瑩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敘沖亾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啟

知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理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思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沖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其之內外輯睦父亾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沖明目當官圖爲己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實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膺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

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
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
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
 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
 諸本祥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接李肇經史釋題楊九
 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
 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
 及場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
 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
 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不同異以備傳疑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同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

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申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閻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

閻而字馮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
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入
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
南赴徐州閻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閻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
張讜對鎮圍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
徙御崇光宮閻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蠲齷順
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
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
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
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
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
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

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
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
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
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
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
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沖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
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
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
竝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
蜿遊鱗奕奕沖訓旣布率土咸靈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

暮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秦昔難其運今
易其會沐浴滄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
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
絃高允以閩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
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
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閩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
三年出師討淮北閩表曰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
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
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
下開秦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
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
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

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眾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
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
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
召羣臣議之閻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
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
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
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
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貧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
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
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
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滅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
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

咸謚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

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
佞可明閻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
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
或互有但忠功顯卽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
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閻
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
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
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
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
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
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閻對閻後上表
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

防國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寇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

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艾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

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置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圖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眾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

爲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閻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夷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閻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閻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閻曰蠕蠕使弔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

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愆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火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四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旣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

其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
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
何後商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眾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
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
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
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
者是政何者爲事商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
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
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
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王道衰政敎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
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
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

帝善之十四年秋閏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
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
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
伏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
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
敘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
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
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
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
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
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
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

竝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
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
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
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
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
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
苟動之以禮緩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
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
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
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
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
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

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贖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獄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問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間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闕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闕表諫

曰洛陽草創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
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
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亾僭主
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
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
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闊難
以竝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
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
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
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
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
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

匡多留眾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沂淮而上
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
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
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
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
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
城之役旣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
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
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
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
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
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車駕還幸石濟間朝於行宮高祖謂閻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竝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余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靈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名

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閻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竝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閻璽書閻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閻累表遜位詔曰閻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僑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

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
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
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閭歷
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
簞金漢世榮旣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繪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
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
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於家世宗遣使弔慰賜帛四百匹四年三
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閭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
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
當時所服閭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眾之
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
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平求者

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
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竒斯所以絕世而

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
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鯁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
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
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爲主書高
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靈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
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
僧暲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
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
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

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
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尙書廣平公與
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
運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尙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
蕭蹟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尙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
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使明根曰
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蹟
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
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尙書如故隨例
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
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尙貞敏溫恭靜密乞言
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

告辨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竝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逸使余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

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

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高祖
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
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
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
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
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
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
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
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
山也肇諫曰胸山藁尔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
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
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

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
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
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
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
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
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
地實接海陂湖下溼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
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尅尙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
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眾其勢
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
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
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

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尔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
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
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
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
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欵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
雖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
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
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卽位遷中書令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
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尙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
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敘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
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

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貲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啟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竝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

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
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
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
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
刺史諡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
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

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尙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尙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囚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

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未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蹟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冠笄

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筭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筭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纚筭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筭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其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

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卽位
芳手加袞冕高祖自襲歛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
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合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
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竝如故芳
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敦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
不易諒由萬端資始眾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
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
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
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
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
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
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

愚謂今既徙縣崧瀝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

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矣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

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

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
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
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
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
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
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
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
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
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
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
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

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
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
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
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
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
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
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彭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
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眾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
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
滋六里_{六里}^{六里}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
{六里}^{六里}之審{六里}夜_{六里}謬_{六里}忝_{六里}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
里_{六里}西_{六里}波_{六里}野_{六里}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

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闓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尙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頓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其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尙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

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卽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尙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

書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
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
同而尙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
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
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
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宗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尙甚高經傳多通
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
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
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
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
周官音王肅所注尙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
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

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護芳世宗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厥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潁縣子

懌弟厥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筆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厥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厥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尙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

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廡爲執經雖詘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尙書又兼殿中尙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廡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隲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廡之死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隲前後受敕接對其使

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廡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臧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臧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閣粹少尙氣俠兄廡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瓮張豹子等率眾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珍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

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修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尙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數年而死

纘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猗於京師數年後以猗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竝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尙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

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成所
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
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
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
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
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
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亾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儔
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諡曰宣簡懋詩誄賦頌
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

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筭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實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筭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巨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靜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好將略畧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尒朱世隆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鄆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

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敘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洸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諡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入爲南主
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旣尅宛城拜長猷南陽太
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尅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
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
於南陽歛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
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軍帶安
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
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諡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

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淪辭爵
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
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
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
容垂太常卿父暉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
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
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
書元石爲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
文武三百人來迎旣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卽入城羲謂石曰
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
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

中尙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旣剋城意益驕怠置酒
嬉戲無警防之虞羲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
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
乃止明旦羲齋白虎幡慰郭邑眾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
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
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
超驅市人負檐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
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脩
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
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剋
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
妖惑動眾擾亂京索以羲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羲乘傳慰諭

義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眾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磐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麪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郵城令童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匹尚書奏諡曰宣

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勳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遣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爲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

本將軍兗州刺史諡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郎
拜主文中散徒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
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
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
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
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
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
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
教兮暉江沼靈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
諸才雋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敘記當余之年卿頻丁艱禍每

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
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
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
粗置弦誦闕余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
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
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
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
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
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
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
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
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燼羣儒坑歿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

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閒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
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眾
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
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
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
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
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
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
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
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
國多事未遑營立自余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
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

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
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
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旣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
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
定學令事訖封呈自尔迄今未蒙報判但廢書歷年經術淹滯請
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
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
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搢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
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
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濫官無
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旣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
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

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脩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雋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

關二將軍字

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疏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姪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義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

白麟孫道慄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肩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爲嬪出爲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諡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亾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脩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景幼儒亾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

肩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

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受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皐男稍遷黎

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
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
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
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
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
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子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治頗有聲
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
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

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

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搃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眾人擒執至家鬻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

自結託及介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
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
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
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
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
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眾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
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
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
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
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
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介朱榮死徐州
刺史介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

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眾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

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

出爲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癡險薄行好爲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爲余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雁門漢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遷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

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

子頴考太和中復爲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關封侯

諡曰惠

子英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爲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

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慈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

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
泰中潛通余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寔追封
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
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
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國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
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恭

長子景雋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書博士歷
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蕭蹟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
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
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

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凶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盜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其熱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假

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避
賊多往邵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顛
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
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
婦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
之巨倫姑趙國李叔盾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兒盛德不
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
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
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
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

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眾
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
模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
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
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
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
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勳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請員外散
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
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
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

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鴆

都買反

獬

孤楷反

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

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眾庶斯饑帝乙罰己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芻菽麥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旣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愬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濫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爲史起

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閒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閒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周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眾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遺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州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

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
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
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畚菑微
事耒耜而眾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
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
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蠲
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
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
飢靜言念之良不違食鑿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
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
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
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

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
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
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越趣北界鄴下兇燼蠶噬腹心兩
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
効力以弱敵疆析骸煑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
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
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
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
已逼或勸滅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旣而召寮屬

其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
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
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
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旣新立
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
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
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
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
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情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以若此